

● 海派大师传记丛书

祝君波 主编

谢稚柳传

郑重 著

东方出版中心



K825.72/80

:2

2008

●海派大师传记丛书

祝君波 主编

郑重 著

谢稚柳传

东方出版中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谢稚柳传 / 郑重著.—2版.—上海: 东方出版中心,
2008.1

(海派大师传记丛书)

ISBN 978-7-80627-466-8

I. 谢… II. 郑… III. 谢稚柳(1910~1997)—传记
IV. K82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93690号

谢稚柳传

出版发行: 东方出版中心

地 址: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

电 话: 62417400

邮政编码: 200336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

开 本: 890 × 1240 毫米 1/32

字 数: 288 千

印 张: 11.5

版 次: 2008年1月第2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80627-466-8

定 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序

郑重先生是上海知名的记者、文人，在写好他的报道的同时，郑先生的一大爱好是与上海的一批知名画家交往，在谈诗论画之间结成了莫逆之交。郑先生的这种交往起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，交往当然是非功利性的。由于这一层关系，他受到了画家们的信赖，即使在最困难的岁月里，他们相互之间也能说说真话。由此，也使得郑先生掌握了第一手的珍贵资料，有资格、有条件为海上画家们立传，写出真实的、有血有肉的一代大家。传记贵在真实和有文采，通过一个人物折射出时代的特征，如同司马迁为我们中华民族开创的纪实传统那般。郑先生循着这条路，以饱含深情的笔墨，对他熟识的前辈画家——林风眠、谢稚柳、唐云、陈佩秋等——道来。有时仅靠个人的回忆犹嫌不够，于是他又深入故纸堆里，在图书馆、档案馆不厌其烦地查找和核对资料。所以他的传记不是一般的回忆文章，而是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结晶。这次，以他领衔撰写的这套海派画家传记陆续出版，带动了上海其他一些文人的加盟，我认为是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。现在的时代，人们比较的浮躁，空泛地谈论海派概念，颠来倒去地玩弄一些词句的人何其的多，而沉静下来，扎扎实实地做一些梳理、考证、研究的，又是何其的少。

我们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，我们热爱它、依恋它，除了每年走在长满悬铃木的街道，闻着白玉兰花开的香气，看着灯光在老洋房之间闪烁，体味城市那种独一无二的温馨，最使我们难忘、引为骄傲而又似乎永远读不完的那本书，其实是这座城市中曾经生活过的那些人以及他们的故事，就像我每次去法兰克福书展自然要想起城市中歌德的故居，每次到阿姆斯特丹必定会去看看梵·高的艺术馆那样，名人是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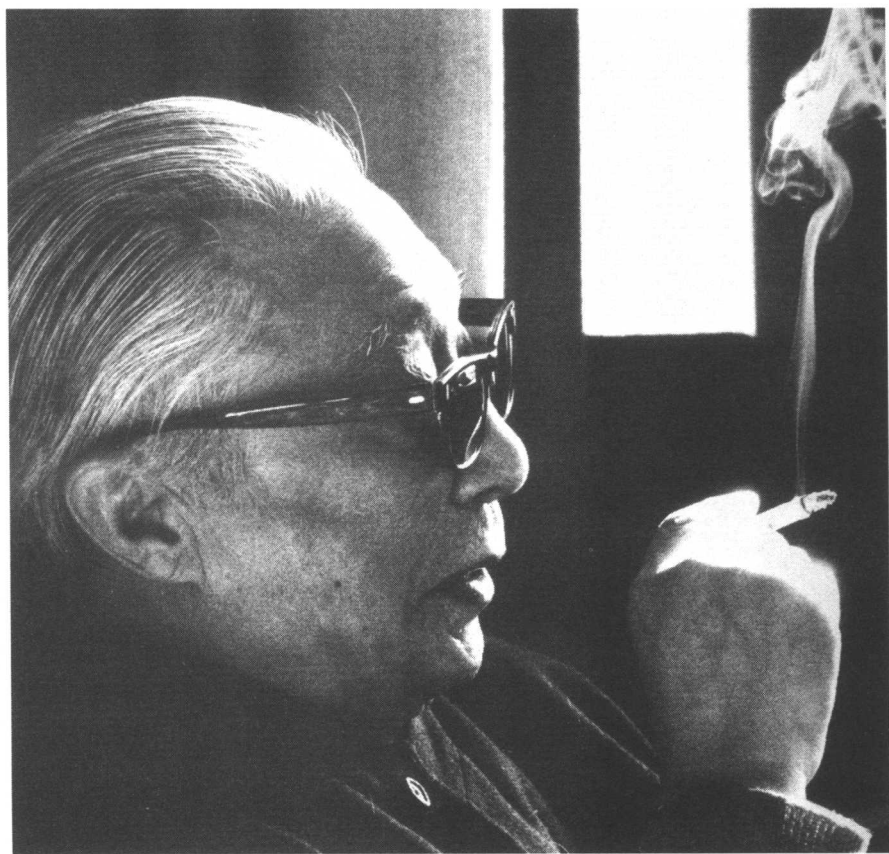
市永远的名片。

上海的名人真是太多了,从政治家到文人,从学者到艺术家,真是写也写不完。因为工作的缘故,我对海派画家有一点了解,同时也乐于看到有关他们的书一本本地出版。因为海派文化、海派,最早的出处恰恰在于“海上画派”,后来的用法都是它的引申义;因为海上画派确实实出了一批大师、大家:如国画家就有赵之谦、任伯年、虚谷、吴昌硕、谢稚柳、吴湖帆、程十发、陆俨少、唐云、沈尹默等等,留洋归来的油画家就有刘海粟、林风眠、颜文梁、关良、朱屹瞻等等。海上画派仅中国画,最早确定的代表性人物就有60多人,延续到二十世纪末,大师、名家就远不止这些了。

海上画派是有价值的,海上画派是什么呢?很难下一个科学的结论。我认为它是江南文化的精灵,是西洋文化的还魂。宋代南迁,在江浙苏皖尤其在江南形成了新的文化景观,文人画是其中的精华之一,宋以后的绘画史几乎成了江南画史,赵孟頫起始的元四家、明四家、清初四王、浙派、皖派、金陵画派、扬州画派、西泠八家、华亭画派等等,这血脉相承的名流画派,最终都回归江南,汇结到文商并举的大都市上海。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的五口通商,又使西风随商东渐,西洋文化在上海登陆、浸润、植根,开出了灿烂的新花。海上画派传承了祖宗传统的精华和异族的光辉,不中不西,亦中亦西,分外妖娆,殊为难得。所以,它无论从哪个视角看去,都是绚烂多姿的,也是价值连城的。为有价值的画派、事物、人物立传,不是很有价值的吗?

祝君波

2007年12月



目 录

第一章 谢家双玉树 / 1

谢氏家族 / 2

文化传承 / 4

谢家玉树第一枝 / 6

“我是从寄园走出来的” / 10

第二章 石头城上月如钩 / 21

从花鸟向山水的转变 / 22

乌衣巷的斜阳 / 27

谢张之交 / 31

玉树第一枝的早折 / 37

黄山归来不看岳 / 40

东西南北之人 / 44

第三章 嘉陵江上客 / 49

烟水云山共风流：二谢结婚 / 50

- 在老年人的圈子里 / 54
为张大千代赋题画诗 / 62
书画红娘 / 68
《玉岑遗稿》出版 / 72

第四章 戈壁滩上看壁画 / 75

- 张大千沙海来鸿 / 76
去敦煌的路上 / 77
“我看到了什么？” / 79
走自己的路 / 82
为张大千辩诬 / 85
历史带来的忧郁 / 90
艺术链条上少了一扣 / 94
再见了，莫高窟 / 97

第五章 几时重见蜀山青 / 103

- 画风丕变 / 104
巴山蜀水再攀留 / 111
结伴还乡 / 116
海上重逢张大千 / 117
诗家小谢画尤勤 / 123
张谢之别终无相见日 / 126
女儿们的回忆 / 129

第六章 三月江南景不孤 / 133

高山仰止的徐森老 / 134

收购唐画孙位《高逸图》 / 139

古思今情在一纸——《四美图》 / 144

艺术花开,并蒂双美 / 148

蒙冤受诬:“字画老虎” / 151

江南无敌《十幅图》 / 154

敦煌艺术学的奠基:《敦煌艺术叙录》出版 / 157

补上绘画发展史上一个缺环 / 164

第七章 一个鉴定流派的形成 / 167

没有进上海中国画院 / 168

“着色竹”进人民大会堂 / 171

北行鉴定书画 / 174

烟江叠嶂起风波 / 179

对《簪花仕女图》的证辨 / 189

看《茂林远岫图》识燕文贵 / 191

科学鉴定的总结:《论书画鉴别》 / 195

第八章 十年浩劫中为古人招魂 / 207

牛棚诗话 / 208

霜丝满头学张旭 / 212

江南又见落墨花 / 217

有关“落墨”的学术抬杠 / 221

草原即景：《塞上马群》 / 223

鉴定唐摹本王羲之《上虞帖》 / 227

《鱼饮诗词》与《甲丁诗词》 / 231

蒋碧薇回忆录中的一段插曲 / 241

师生问答之乐 / 244

第九章 一片冰心照画图 / 251

俏粉娇红百态新：双人画展 / 252

《王文公文集》和《宋王安石书楞严经旨要卷》的回归 / 267

友谊共白头：续写张谢之交 / 272

为古代书画立户口：八年鉴定 / 279

访美书画见闻 / 295

为古代画家编全集 / 305

台湾之行：对董源绘画的再思考 / 308

实现夙愿：丝路之行看壁画 / 318

第十章 人生何似百篇诗 / 329

行万里路 / 330

突破成规的《西湖小景》 / 338

相得益彰 各显风流 / 340

小园蕉竹自生凉 / 345

绚烂后的平淡 / 348

后记 / 356

谢家双玉树



谢氏家族

中华姓氏探源，谢氏在历史上算不上大姓，也称不上是名门望族。到了西晋的“八王之乱”，在历史持久的同室操戈中，开启了“五胡乱华”，琅琊临沂王氏与陈郡阳夏谢氏随晋室南渡，中朝名士为南朝所用，在残山剩水中得到发展。王、谢两家互相扶持与提挈，在乌衣巷聚族而居，代代有人，朝朝为官，贯穿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，历时三百年，与南朝相始终，可谓“五朝风流”。麈尾扇是王、谢家物，已经成豪门华宗的象征。直到三百年后，唐代诗人刘禹锡还不无感慨地吟唱：“朱雀桥边野草花，乌衣巷口夕阳斜。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”但谢氏与王氏显然南风不竞，二者家风也有别，古诗有云：“乌衣巷在何人住，回首令人忆谢家。”

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变，谢家所仕宦的朝廷衰亡了，他们自身也败落了，那种倜傥风流、钟鸣鼎食的气象也烟消云散。谢氏子弟走出乌衣巷，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，他们像蒲公英一样，在空中飘荡了一阵之后，又落在泥土中，在适宜的环境中，求得生存与发展。其中有一朵飘到当今称之为常州的地方，生育繁衍，成为常州“新出入口”，有着蒸蒸日上气象。

常州谢氏家族，一门风雅，工诗善文，历代不坠其家学。这一支脉的始祖谢春堂有三个儿子，梦葭最长，“才气俊迈，于诗尤长”。举秀才，因暴疾突发，死于京师，著有《剪红轩诗稿》一卷。谢祖芳在《剪红轩诗稿跋》中说：“盖公幼而颖悟，有神童之誉，九岁为文章，曾大父春堂公见而叹之曰：吾家千里驹也。”梦葭的两个弟弟玉阶、香谷，皆受学于梦葭，因家计困难，兼治商业，但未肯废读，性喜为诗，玉阶有《吉祥止室诗》一卷，香谷有《运甓小馆吟稿》一卷。兄弟之间，“每有所得，必

相与商榷，一门之内，怡怡相唱酬，至乐也”。

谢祖芳，号养田，为谢玉阶的长子，少年时代即以诗鸣于乡里，是清朝举人，著有《寄云阁诗钞》四卷。他的诗多得天籁妙趣，深博时人好评。金武祥在《谢氏家集·寄云阁诗钞·序》中云：“养田著学官弟子籍，即不乐仕进，李紫璫太守所谓‘潜曜是邦，夙膺盛誉，谢尘中之栖屑，寄物外之耍敖者，故其为诗不事藻绩，妙契自然，盖得乎乾坤清气为多’”。

崇尚自然的谢养田，仍然传承着“乌衣巷”谢氏的遗风，一方面遨游山林，一方面又做着小官，过着“朝隐”生活。他早年仕途，奔波于东北黑龙江漠河等地，尝从江南出发，乘舟北去，经奉天到黑龙江。中日甲午之战，养田作诗述怀，悲愤之情，跃然纸上，放达而不失爱国的热情。他的妻兄钱响皋曾赠诗与他，诗云：“江南谢氏尽诗豪，东晋多才冠六朝。君更放怀臻绝顶，固应笔底走风涛。”

养田的两个儿子仁卿、仁湛皆为秀才，以诗词见长。仁卿著有《青山草堂诗钞》和《青山草堂词钞》各一卷，仁湛著有《瓶轩诗钞》和《瓶轩词钞》各一卷。谢家父子兄弟时相以诗唱和，钱蕙荪五十大寿时，全家赋诗酬唱，其乐融融。

谢仁湛，字柳湖，娶宜兴傅宾用之女傅湘纫为妻。为生活计，仁湛远游于楚。其表兄钱振煌有文记载：“仁湛身长貌晰而多病，顾以无财，不乐家食，遂游于楚，始客濮上，继客萍乡，又客湘潭。”仁湛的《思亲篇》诗云：“家贫谋衣食，囊笔走四方。频岁楚赣游，堂上鬓已霜。”仁湛、湘纫夫妇感情甚笃，因长期分别，异地而居，更增添了无穷的思念。仁湛的《鹧鸪天》词，透露他们夫妻恩爱的情意。其词序云：“内子书来，以尺幅笺折叠至寸，封缄甚密，戏得一解，书之函背：亲手裁书托远鸿，香痕铃口印泥红，料因怕与别人拆，故意从头密封。愁叠叠，思重重，天涯一纸抵相逢，休嫌方寸无多物，百样心情在个中。”湘纫体弱多病，仁湛《沪上寄内》诗为证：“怜君病体竟如何，愁听骊驹叠叠歌。

寄语闺中珍重好，旅人心事近来多。”为生活所迫，他已没有乌衣巷谢家的轻松潇洒。

1910年的5月8日，暮春的江南，草长莺飞，正是风物宜人的时候，谢仁湛和傅湘纫最小的儿子诞生了。他就是我们传记的主人翁谢稚柳，初名谢稚，不知是不是因为父亲的号为柳湖的关系，后来就改名为稚柳了。

这一年，谢仁湛三十二岁，傅湘纫三十岁，他们已经有五个孩子。长子谢觐虞（字玉岑）十一岁，大女儿谢汝眉（字青若）九岁，二女儿谢亦眉（字缄若）八岁，三女儿谢月眉（字卷若）六岁，四女儿谢介眉（字蟠若）三岁，按排行，谢稚柳是老六。

按照宿命论的观点来看，谢家老六命大福大，使谢家无法承受。谢稚柳出世的第二年，父亲在湖南湘潭患腹病，1月开始腹痛，给他服用滋补膏药，虽不想咽，但仍勉强服用。3月而痢，4月抵家，虽经名医诊治服药，但腹泻不止。因为久痢，不能不补，偶服甘温燥剂，则腹部痛如刀刮，添补不进，到了5月竟以虚脱而去世。父亲去世不到一个月，伯父仁卿又患了痢疾，汗流不止，每天要换三次衣服，遗泄心跳，手按着腹部，经诊断，舌苔黄而薄，脉微弱，服药无效，于农历七月八日病逝。

不到百日，父亲和伯父相继亡故，使祖母失去儿子，母亲失去丈夫，儿女失去父亲，这对蕙荪、湘纫婆媳是何等沉重的打击！祸不单行，父亲去世不久，家里又遭火灾，是母亲把谢稚柳从大火中抢救出来。房子全部烧毁，不得不另外择地而居，这时，谢氏的家境完全破落了。

文化传承

家庭连续遭难，还在襁褓之中的谢稚柳当然一无所知，更不知道什么是悲哀，父亲在他的印象中是极为模糊的。他从表伯钱振煌帮助

刻印、出版的《谢氏家集》中才知道自己家庭的文化遗产关系,那是他读书之后的事了。从父亲的诗句中,谢稚柳知道父亲是很喜欢他们兄弟姐妹的,诗中说:“稚子聪明喜可知,吟诗识字性娇痴”,“最爱膝前三岁女,笑啼能解阿娘愁”。父亲也写了许多怀念母亲的诗:“唱罢阳关唱懊侬,羡他牛女又相逢;茫茫一片长江水,更比天河远几重。”父母如此情重,父亲英年早殒,母亲的悲痛该是何等深重!尤其是父亲的《愤世吟》一诗,让谢稚柳了解到父亲的为人,也了解到当时的社会。这首诗给他的印象太深了,好多年以后,他还能背诵出来:

四座且勿哗,听我《愤世吟》,废书掷笔仰天叹,拔剑画柱悲填膺;红尘昏昏白日暮,梦中蝼蚁何时醒?天壤虽大,出门一步即荆榛。儒生经济直为狗,饿死沟壑空无闻。读书但学干禄法,握管欲续钱神论。座中有人长太息,千里无端来乞食。置身龌龊涂炭中,愤气欲伸伸不得。举扇自障元规尘,倚门怕售冯媛钗,途穷思回阮籍车。青山山下寻吾庐,不如归营十亩田。携万卷书,羹藜饭菽岂云苦。养亲课子聊自娱,何须落落不偶合,寄人篱下空踟躇!

从这首诗中,他感到父亲是个志洁行廉、很正直、很有学问、卓尔不群的人。他不肯随俗浮沉,他自甘淡泊清贫。同时,他也看到诗中反映的遍地荆榛、纸醉金迷、文化人备受摧残的社会现实。每一次吟诵,在他心中都会产生新意,时而想到父亲傲岸而亲切的形象,像出淤泥而不染的清荷,时而想到父亲的慷慨悲歌,感到他的横溢才气有如江河。他崇敬、他欣羡、他遐想,他觉得自己也该像父亲那样……

对父亲了解最多的,还是从表伯钱振煌的诗文中。仁卿、仁湛逝世,钱振煌写了《哭表弟谢仁湛文》、《哭表弟谢仁卿文》与《哭柳湖》、《哭仁卿》及《伤二谢》诗。在诗文中,钱振煌对两位表弟的才情表示了

极为钦佩。比振煌小三岁的仁湛，少年时代即常与他在一起嬉戏诵读，振煌哭表弟说：“凡余所读书，仁湛靡不读；予所议论，仁湛靡不力赞；予为文字，仁湛靡不喜而记诵；而仁湛积为诗词，予见之未尝不欣然而喜也。”称赞仁湛“惟尔作诗好才笔，飒若天风吹快翻。”对父母长期分离，他们兄弟姐妹享受不到天伦之乐，表伯也表现出极大的伤感：“汉水湘江记客程，长将客馆度平生。伤心儿女离爷惯，未改长年笑语声。”“人生何事客他乡，世上天伦孰肯忘。十首新诗九伤别，一开君卷断人肠。”谢稚柳读了这些诗，何止是肝肠断裂。

从表伯钱振煌的诗中，谢稚柳对伯父仁卿也有所了解，伯父和他们所好略同：“仁卿少予一岁，幼相爱，至亲中无与比。诗词清丽，好蓄书籍玩物、书画古董，客到门无虚日，书画友至，则备纸墨，授笔以写，布纸满地。予尝以其居为风雅之林。仁卿既笃志好古，是时为时事之学，皆足以博多金，或为仁卿惜，仁卿曰：‘吾能食粥。’君弟仁湛虽就食于外，或以世所谓学堂教习者，辄拒之。嗟呼，君之兄弟，今世其可复得哉。仁卿为人，急公好义，凡予事皆得其助。而仁湛尤纯孝。昔吾姑母病目几盲，仁湛为母舐目一月，乃愈。”

谢稚柳出生在这样有着深厚文化背景的家庭中，血管里自然流动着诗、书、画的血液，火以薪传，谢氏家风的传递重担也就自然地落在了他的肩上。

谢家玉树第一枝

常州谢氏家风，最先是从谢稚柳的哥哥谢玉岑身上表现出来的。玉岑是谢稚柳哥哥的号，原名觐虞，当时有“江南才子”之称。

钱振煌看到谢家破落，一方面受姑母之命刻印《谢氏家集》，一方面又把谢玉岑接去读书。他认为玉岑比稚柳年长十二岁，是全家的支

柱,应该先把书读好。他爱玉岑过人的聪慧,在玉岑十四岁时,即以长女钱素蕖许之。素蕖是一个聪明美貌的姑娘,出生的时候,庭院中白莲盛开,因以素蕖名之。素蕖善音乐,好读书,特别是对《资治通鉴》读得很熟,而且写得一手好字。两人结婚后,谢家无室可居,就住在钱家。谢玉岑先在温州第十中学任教,和当代词人夏承焘同事,两人交谊甚厚。当时两位学生蔡雄、苏渊雷,在1927年“四一二”事件中被捕入狱,蔡雄被杀



谢靛虔(玉岑)

害,玉岑深感伤怀,作诗云:“黉学常传月下歌,清游前梦堕银河。绛纱子弟才如许,槛风囚鸾可奈何。”

后来,谢玉岑到上海南洋中学教书。学人陆丹林评论玉岑的文章诗词云:“玉岑驭俩文探源徐、庾而能驭以奇气,议论闳辟,与袁随园为近。诗清丽似王渔洋,沉俊如龚定庵。词则出入两宋,在清真、梦窗之间,万口争传,信非私誉。”他擅长多种书体,尤以隶真行造诣精深。有一幅隶书,载入《当代名人书林》和《民国时期书法》(下),现收入《中国书法鉴赏大词典》。这幅作品节临汉碑《杨淮表纪》,该碑的书法以朴茂奇肆,参差古拙而为世所称道。在这幅作品中,作者的临摹除基本上反映出原作的形貌外,多汇入个人的书艺意识。作者用笔方圆兼具,于腴润流动中寓生涩朴拙;字势时而方整峻茂,时而颇长疏宕,皆因笔势的疏密变化和错落移位,生发新姿;布局上颇得原作的参差形式,意象奇肆流荡,纵敛自如,在朴茂雄逸中又见冲和雅健、顾盼流连的风韵。这件作品非同一般的临摹复制品,其新理异态,足见作者恣肆不拘、难为